

闽语的“卜”和“恁”

李如龙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闽语的“卜”和“恁”都是“要”的意思,是口语中的常用词,也是未见于外方言的闽语特征词。但是在各地闽语中,“卜”和“恁”不论是用字还是读音、意义或用法都有许多差异。通过对闽语的“卜”和“恁”的分析,研究认为,方言词汇的研究应着力于常用词,尤其是口语常用词。但是,常用词的比较研究,不能只取某一个词义作孤立比较,而必须从整个义位的系列并联系义素的组合,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才能认识单个常用词的完整含义和功能。而且,常用方言词的比较,应对内比较同区方言之间的异同,对外比较方言与古今通语的异同,如此才能准确提取归纳方言的特征词及其历史层次中的语言事实与演变规律。最后,对方言常用特征词的词源考证很重要,但必须经过音韵论证、字义分析和古籍用例引证等环节,这是毋庸置疑的。

关键词: 卜;恁;闽语;方言;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H1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12)03-0014-05

收稿日期: 2011-12-25

作者简介: 李如龙,男,福建南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闽语的“卜”和“恁”都是“要”的意思,可分说,也可以连说,是口语中的常用词,也是未见于外方言的闽语特征词。全国方言中除了闽粤客等方言,“要”都说“要”;而东南方言中说“卜”和“恁”的也仅见于闽方言。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不论是古汉语的“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行将就木”)或现代汉语的“要”(“要他”、“要说”、“要好”、“要走了”),在闽方言都不说“要”。但是在各地闽语中,“卜”和“恁”不论是用字还是读音、意义或用法都有许多差异。以下分别讨论。

“卜”通行于沿海闽语。

福州话“卜”音 puo^{23} ,一般不单用为动词,用作助动词和副词。例如:“若卜赢,钱先行”(俗谚:多花钱能得利)、“卜食白米,等哥去担,卜使奴婢,谊女堆山”(童谣,谊女:丫环),这些“卜”是“想要、要”的意思;“卜死卜臭”(惯用语,喻一副臭脸)、“花卜开了”,其中的“卜”是“将要”的意思。

莆田话“卜”音 po^{32} ,一般也不单说,而用作助动词和副词。例如,“阿公卜去牵,阿妈喝唔然”(童谣,唔然:不行)、“池咧无水卜算饲鱼”(谚语,算:想)。

闽南话的“卜”大多可以单独用作动词,如说“卜啊唔?卜”。但更多的也是用作助动词和副词,如说“卜买着紧去”(要买得快点去)、“卜知都唔去”(要是知道就不去了)、“日卜落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泉州音 bo^5 ,厦门音 be^{32} ,漳州音 bue^{21} ,浙南闽语(苍南灵溪话)音近泉州话 bo^5 (阴入字归阴上)。

雷州(海康话)音 bue^{55} ,也用作助动词和副词。如说“热卜死去”(热得要命)、“我卜有想去呢”(我定会要去)、“天卜光啦”(天快亮了)。有时还可重叠,以加重语气,如“人卜卜来齐啦”(人快要到齐了)。

海南屯昌话音 ve^{55} (也是阴入调白读),表示“想要”,用作助动词。如说“卜想去住喽讲”(想要去住了)、“汝卜去阿是无去”(你是要去还是不去)。海口音 mo^{55} ,意为“快要”,如说“卜落雨喽”。还组成双音

虚词,如“卜是”(如果)、“卜无”(要不然)、“卜想”(想要)。

综上所述,沿海闽语的“卜”大多用作助动词和副词,置于动词之前,一般不单说,表示的意义是“想要”或“将要”,相当于古汉语的“欲”和“将”。

“卜”是方言俗字而不是本字。早期的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记载:“卜”仅见于缸韵边母上入声字,音 $poʔ$ (阴入),注“卜卦”。白读音 $pauʔ$ (阴入),属郊韵边母上入声,未收此字。口语中表示“要”的 $puoʔ$,本应在过韵边母上入声,亦失收。《戚林八音》是从《康熙字典》取字,按福州话音类排列的。许多口语中的方言词,尤其是本字未明,有音无字的词,并未收录。福州话表示“要、将要”的“卜”音 $puoʔ$ (阴入),与“卜”本来就不同音。1870年出版的麦克礼的《福州话汉英词典》收了 pok 、 $pauk$ 、 $puoh$ 三个音,后者并未用“卜”注字。

把“想要、将要”写为“卜”,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年间闽南话戏文《荔镜记》。例如第十二出:“生:今爱卜辞哥嫂返去伏事爹妈,未知哥嫂心中是如何?外:好啞,小弟,汝卜返去伏事爹妈,准是我亲去一般。”后来,嘉庆年间(1800)出版的泉州话韵书《汇音妙悟》沿用了这种写法:刀韵文母上入声和科韵文母上入声同样注了“卜:卜也”的字,就是 $boʔ$ 、 $bəʔ$ 的文白两读(均为阴入调)。其实,和福州话一样,卜卦的“卜”和表示“要”的“卜”并不同音。“卜”的 $pouk^5$ (文)、 $poʔ^5$ (白)也是阴入调。《汇音妙悟》只收了“卜”(卜卦义)的文读音——东韵边母上入声(pok),未收白读音 $poʔ^5$ 。1895年出版的道格拉斯的《厦门话华英辞典》未注汉字,但卜卦的“卜” pok (阴入)和表示“要”的“卜”的音都收全了,后者并注明厦门音 beh ,泉州音 $bəh$ 、 boh ,漳州话 $boeh$,均为阴入调。后来台南出版的甘为霖的《厦门音字典》则沿用俗写,把包含着三种读音 pok 、 poh 、 $beʔ$ 和两个意思的“卜”都写成“卜”。

沿海闽语中的方言词“要”写成“卜”,从闽南的泉、漳、厦开始,后来向莆仙、闽东扩展,都成了习惯写法。潮汕一带因为改用 ai^2 ,写为训读的“欲”。“卜”的写法中断了。到了雷琼闽语,虽然口语中有 bue^{55} / ve^{55} (均为阴入)的说法,词义和闽南话同样表示“将要”,但已无“卜”的写法,如雷州写为“勿”(《海康方言志》),海南也并未写成“卜”(《海口方言词典》)。

闽语的重要方言特征词“卜”的本字是什么?至今还难于确证。从音韵地位说,各地读音没有完全对齐。福州话 $puoʔ^{23}$ 和发芽的“发”的白读同音;莆田话 $poʔ$ (阴入)²¹ 相当于“莫”($poʔ$ (文)、 $poʔ$ (白))的白读音,声调也是阴入的白读;雷州的 bue^{55} 和海南的 mo^{55} 与此相类;闽南话则与山摄合口三等月韵的白读音相对应(如“袜”,泉州 $bəʔ$,厦门 $beʔ$,漳州 $bueʔ$,声调为阴入)。

20多年前黄典诚先生曾说过“卜”的本字可能是“𠵹”。《广韵》“望发切”,注:“举目使人。”读音和以上多种读音有一些联系,但也难以说成对应关系,而且字义上也不容易解释。

“卜”在闽语中有广泛的分布,音义上又有同有异,这是闽语分化较早的历史事实决定的。由于闽语早已分化,所以音义上又有不少差异。这种和汉语传统截然不同而又不完全对应的异同,很容易让人想到,也许是早期闽人从原住民语言那里学来的。

沿海闽语中不说“卜”的是潮汕闽南话。相当于其它沿海闽语的“卜”,那里说 ai^{21} ,本字就是“爱”,通常写训读字“欲”。这显然是受客家话和粤语影响的结果。据《汉语方言词汇》,作为动词的“要”(“要书”)和作为助动词的“要”(“要看书”),梅县、潮州都说“爱”;动词“要”,广州、阳江兼用“爱”,助动词“要”只见于阳江。看来,梅县客话的“爱”是原生的,潮州和广州、阳江也是客话影响的结果。

沿山闽语“要”不论用作动词或助动词都不说“卜”。闽北的建瓯话说 $niəŋ$ (阳去)⁴⁴,和“让”同音。《玉篇》“让”,即“谦让”之意。字义上应有关联。“你给我是你让,我给你是我让”,“要”不就是“接受让”吗?闽中的永安话说 iam^{54} (阳上),意为“想要”。合于《集韵》“以两切”:“𠵹,心所欲也。”有时也说“讨” $t'au^{21}$ (决定要)。同样的意思,雷州还有 $khiam$ (阴去)²¹ 的说法,与“欠”同音。因为“欠缺”,所以“想要”,字义相关联。这些说法都是从传统汉语中相关的字引申而来的方言词,应该是后起方言的创新。

二

“控”在沿海闽语也是“要”的意思,具体说是“意欲拥有”,“唔控”就是“不想要,不想获得”之意。

“控”的分布多局限于福建沿海的闽语。一般不能单说,但经常和“卜”连用。凡是可以说“控”的方言,都同时有“卜”的说法,而且“卜控”二者连说,表示的也是“意欲拥有”之意。

闽海的“控”都是阳入调,福州、厦门同音 ti^5 ,莆田话阳入字白读归入阳平 ti^{24} 。“卜控唔控”连用是极常用的口语。如福州童谣“新人轿里咧啼猫,啼甚乜,卜控衣橱共椅桌”(新娘在花轿里哭,哭甚么,想要衣柜和桌椅),莆田歌谣也有类似说法,“卜控甚物汝罔讲,卜控金手指十八个”。在问答里,一般都说“卜控唔控?卜控,唔控”,偶尔也简化为“控唔控?控,唔控”。福州话的“有无”还可表示意愿“要不要”,所以也说“有控一无控”。在短语里可和助动词、否定词连说,如“爱控”、“无爱控”、“敢控”、“唔敢控”、“通控”(可以要)、“唔通控”(不能要)、“莫控”(别要),还可说“有依卜控”(有人要)、“无依控”(没人要)、“三依卜控,四依无份”(许多人争着要)。此外,“控”既不能单用,也很难单独与其它词语组合。

“控”未见于早期的闽语字书和词书。福州话的《戚林八音》、泉州话的《汇音妙悟》、厦门话的《八音定诀》和《渡江书十五音》,以及漳州话的《十五音》,均未收“控”,也未在 ti^5 (阳入)的音韵位置注字。1870年麦克礼的《福州话汉英词典》也未收录“卜控”和“唔控”。1913年 Tamaji 的《厦门音字典》只收“卜” beh,未收“控” tih。最早记录福州话的“控”是1891年在福州出版的 T. B. Adam 所编的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只有 want 下注有“oi(阴去,爱)、oi(阴去)、tih(阳入,爱控)、tih(阳入,控)、ngwong(愿)”的音(该书未注汉字)。记录厦门话的“控”是1873年伦敦出版的道格拉斯的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该书有“tih; behtih(卜控)、bobehtih(无卜控)、aitih(爱控)、mtih(唔控)”,但也未注汉字。这说明早期福、厦闽语有“ ti^5 □”的说法,但无“控”的写法,因为本字未明。方言字书从汉字出发,所以有的方言词的读音也未收录。

20世纪60年代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时,把“ ti^5 □”的音记为“控”。黄典诚先生主张写作“控”的根据是《说文》的写法“控:陟栗切,‘获禾声也’”。《诗经》有“获之控控”,当是拟声词,而非动词。虽然语音对应是符合了,但字义显然有别。以此作为“tih□”的本字,看来根据不足。这个沿海闽语的特征词可能另有来源。

沿山闽语“要”(意欲拥有)也没有“控”的说法。建瓯话 $niəŋ$ (阳去)⁵⁵(让)的说法,这是“卜控”的合说。此外,也有“□ te^{21} ”的说法,如“佢唔□我□”(他不要我要)、“我唔□佢齐齐去”(我不要他一齐去)。有时也和“让”连说,如“让□就来拿”。这个“□ te^{21} ”语意和沿海闽语的“控”十分相近,但是语音不合。“控”是咸、深摄入声帖韵或臻摄入声质韵的白读音,阳入调(与铁、碟、侄同韵),而建瓯的“□ te^{21} ”是曾梗摄入声,德韵或陌声韵的白读音(与得、格同韵),其本字应该是“得”。永安话“不要急”(别急)说“唔得紧”,可以作为旁证。从字义上说,“获得、得到”和“意欲拥有”,乃至粤语的“得、唔得”(可以、不可以)都是紧密相关的。这是沿海闽语和沿山闽语字音相似而不相同的词汇差异的一个很好例证。

潮、雷、琼闽语中未发现“控”的说法,通常说成“唔爱”。只有雷州的海康话有“无地□ bo □ ti^{33} ”的说法,如“定定行,无地走”(慢慢走,别跑)。海康音浊字混入阳上,喉塞尾已消失,可能“无地”就是“控”的异地留存。

三

通过对闽语的“卜、控”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发。

第一,方言词汇的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词汇的研究都应该着力于常用词,尤其是口语常用词的研究。口语常用词,特别是其中的单音词往往有多个义项、多种用法。一个常用词不论是意义的延伸、分化或词语的组合,都形成了一个大大小小的系列,只有从系统上考察,才能认识单个常用词的完整含义和功能。闽语的“卜、控”既能分离,也能合说,基本义是“想要”和“将要”。在语流中可以用作动词(“卜控”、“卜”)、助动词(“卜去”),也能用作副词(“卜死了”),还能和别的语素合成双音的关联词(“若卜去着赶紧”)。但具体的含义和用法在不同的闽语中又有许多差别。可见,这两个字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许多闽语的特点。

其实,不但是方之间,即使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常用词在意义分项和功能组合上,也是常有差异

的,绝对对应的词只是少数。例如,动词“卜控”,厦门话只能带体词宾语(“卜控红的,卜控即本册”),而福州话还可以带一些谓词性宾语(“卜控伊来”(希望他来));作为连词,厦门话可说“卜是”,用作表示假设的连词(“卜是伊来就好”),福州话就不行。就闽语和普通话作比较,“要”和“卜、控”的意义和功能的不对应就更多了。例如:“我向他要了一张票”,闽语不说“要”而说“讨”;“他要我借钱给你”,闽语“要”说成“教”;“你一定要记住”,闽语“要”说“着”;“时间到,要走了”、“要一万元才够”,这两个“要”闽语也说“着”。可见,常用词的比较研究不能只取某一个词义作孤立的比较,而必须从整个义位的系列并联系义素的组合,作为一个系统来比较。

第二,就常用的方言词作内外比较,对内比较同区方言之间的异同,对外比较方言与古今通语的异同,这是方言词汇研究的更高要求。这类研究不但可以准确地提取方言的特征词,了解方言的特征词中所沉积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事实,而且可以考察方言词汇在传承和变异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不仅如此,“礼失而求诸野”,许多方言的特征词及其历史层次演变规律要是摸清了,汉语的词汇史也就能突破书面文献比较研究的局限,获得更加广泛的、鲜活的,比典籍所记录的更加准确的材料依据。本文所比较的“卜”,作为动词,在上古汉语用的是“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助动词,上古说“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要”的古义是“腰”(“要,身中也”——《说文》),后来引申为“重要”(“先王有至德要道”——《孝经》),又引申为“截取”(“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孟子》)。汉代以后才逐渐引申为“意欲”并取代“欲”。可见,从上古的“欲”到中古的“要”,闽语的口语都没有明确的介入。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常说,闽语最为古老,保留了许多上古汉语的成分,又有所谓语音系统“超《广韵》”的说法。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语音和词汇的变化往往不同步,语音、词汇中也都有古老的留存和后起的变异,只能就具体事实做分析。无论如何,闽语里有许多异于别处方言的常用特征词,这些特征词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闽语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对于方言常用特征词的词源考证很重要,但是这种“考本字”必须十分慎重,但求“锦上添花”,切勿“画蛇添足”。为方言词造个俗字以图书写方便,这也无妨,但一定要标明同音字、训读字、本地确已通行的俗字或新造俗字。不加分别而滥用各种字形,只会造成混乱,是不可取的。上文所述,基本上否定了“卜”和“控”是本字。既是常用词,如果是古来传承,不可能在前代语料里找不到任何用例(书证)。因此,为方言“考本字”必须经过音韵论证、字义分析和古籍用例引证等环节,这是不能动摇的。于古字书找不到特定的声韵组合的用字的,可能是字书失收,也可能是方言的创新;于古籍找不到用例的,可能是未进入通语的方言词,也可能是从原住民语言借入的底层词或语言接触中吸收的他族语词。切不可认为方言词“无一字无来历”,也不能认为古籍必定囊括了所有的古语词。看来闽语的“卜、控”与“欲、要”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在闽语区分布广泛,彼此大体对应,也是使用频繁的特征词,可以认为是一组同源词。究竟是什么语源,这还有待于与古今民族语言的比较。闽语形成于闽地,汉代就有闽越族人集中居住于武夷山区。虽然两千年过去了,但是闽越人的语言不可能在闽语中荡然无存。如今的闽方言研究已经逐渐深入了。古闽越语在闽语中的留存研究应该提上议程了。看来,“人为依,足为骹,屋为厝,儿为囡,穿为颂,干为焦,多为侨,一为蜀,平地为埔,巢为岫,太为卡”,还有本文所讨论的“卜、控”,是否汉语的语源,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李如龙,王新魁. 威林八音校注[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2] 洪惟仁.《汇音妙悟》与古代泉州音[M]. 台北: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6.
- [3] 觉梦氏. 八音定诀(木刻本). 1894.
- [4] 无名氏. 渡江书十五音.
- [5] 谢秀岚.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会文堂本).
- [6] MACLAY R S. Alphabetic;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M]. 1870.
- [7] ADAM T B.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M]. 1891.

- [8]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M]. 1873.
- [9] WHITE C.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M]. 1901.
- [10] 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11] 陈章太, 李如龙. 闽语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 [12] 李如龙. 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
- [13] 李荣. 福州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4] 李荣. 厦门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5] 李荣. 雷州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6] 李荣. 海口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7] 周长辑, 林宝卿. 永安方言[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 [18] 蔡俊明. 潮语词典[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1976.
- [19] 温端政. 苍南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陈静雄)

Study on “*Bu*” and “*Zhi*” in Min Dialects

LI Ru-long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bu*” and “*zhi*” in Min dialects, which are the same as “*yao*” in meaning, are not only the commonly used words in oral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 words in Min dialects that are not seen in external dialects. But in Min dialects, the “*bu*” and “*zhi*” hav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s used, pronunciation, significance and usa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 a method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on dialect vocabulary should put emphase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only used words, which should base on the whole series of glosseme of commonly used words, combine its combination of sememe and investigate it as a system, and makes a comparison to commonly used dialect vocabulary internal and external-intra-comparison to the same area dialect and extra-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alect and ancient & modern common language. Only in this way will we understand the integrated signific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a single commonly used word, and extract accurately & induce the characteristic words of dialect & its language facts & evolution law. Finally, textual researching on the etymologies of commonly used characteristic words of dialect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but it must pass by the several links that is phonology’s demonstration, character meaning analysis and citation by example in ancient books,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bu*; *zhi*; Min dialects; methods of dialect study

泉州安溪廖长官纪念馆竣工

前不久,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香港、台湾的廖氏同胞回到家乡泉州,与国内千名廖氏乡亲汇聚安溪,出席廖长官纪念馆竣工庆典活动。

廖长官名俨,字端庄,生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原在河南为官。他勤政爱民,后因避乱到泉州,隐居安溪县建县前身的小溪场,带领乡民开发小溪场,被民尊奉为长官,故民间有“未有安溪县,先有廖长官”之说。后人思其功绩,在其身后建廖公祠崇祀,1990年迁建于东岳庙西旁,其后裔遍布海内外。

廖长官纪念馆占地 11.2 亩,建筑群有廖公祠、功德堂、族贤堂、碑林、聚贤楼、依山楼、基金楼等,总建筑面积 3000 多平方米,10 多年来不断完善建筑,现已全部建成,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全面建成的廖长官纪念馆,已成为安溪县城凤山公园的一大胜景。(陈克)